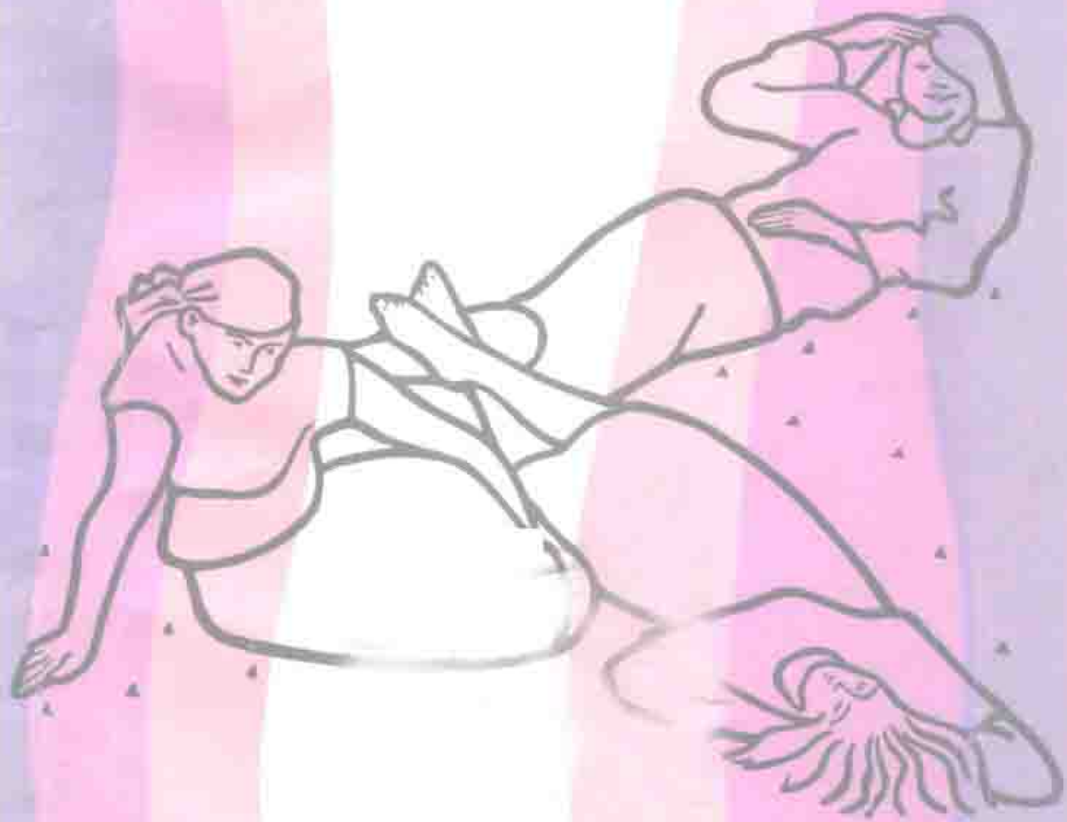


瞬间

尤·邦达列夫著



I512.076 / 1

瞬

间

〔苏〕尤·邦达列夫著

李济生 贺国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МГНОВЕНИЯ

本书根据苏联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78 年第 20 期译出

瞬 间

〔苏〕尤·邦达列夫著

李济生 贺国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37,000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6,000 册

书号：10188·397 定价：(六)0.67 元

内部发行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包含八十余篇故事、随笔、速写、杂感的文艺作品。作者尤里·邦达列夫是苏联当代作家，著有《指挥员的青春》、《各营请求火力支援》、《最后的炮击》、《寂静》、《热的雪》、《岸》、《选择》等中长篇小说。

《瞬间》这部作品是一种特殊的体裁。它通过短短的故事、杂感思考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表达作者对各种事物的见解。人生、爱情、幸福、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活、战争、文学等等都是作者探索的对象。

目 次

作者的话	1
—	
期待	5
武器	9
童年时代的一颗星	10
叫喊	11
一个妇女的叙述	13
父亲	14
母亲	18
BALISTES CAPRISCUS	20
标准	21
不可思议	24
争吵	25
瞬间	25
出簪	27
理想人物	30
苦行僧	31

遗孀	34
疟疾	36
在某个时刻	43
但究竟……	45
尘土	46
软弱	48
美	50
镜子	52
“我多么可怜你……”	59

二

窗内的灯光	65
晚上	68
四月的一天	70
秋日	72
公牛	74
祝酒	82
星辰和地球	84
绝望	89
公园长椅上的谈话	90
排队当中的谈话	91
不理解	93
最香的气味	94
多嘴多舌的人	94

“我是怎样戒烟的”	95
“我为什么那么早出生呢!”	96
不均匀的分配	98
月光	99
我们有许多人	100
冲锋	101
在包围中	103
女性	105
修复专家	107
一个芭蕾舞演员的叙述	108
“我干吗要握他的手?”	110
邻居	112
早年的算命	112
小狗	113
镜子前	116
“不要把汽车停下来!”	117
深夜的谈话	119
一瞥	120
重返故里	122
界限和希望	130

三

巴黎,星期日	135
威尼斯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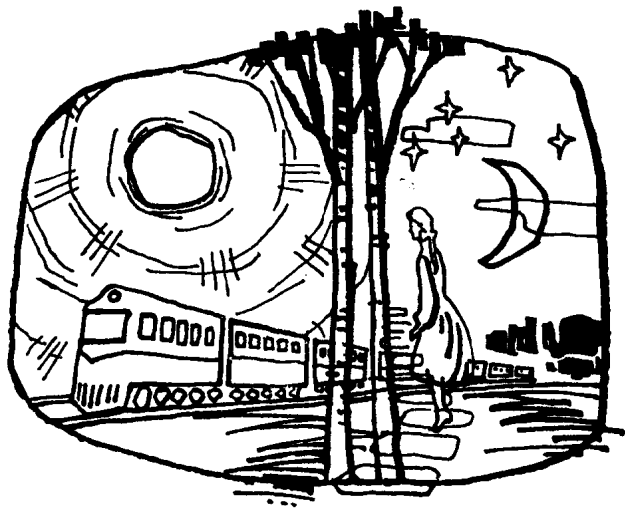
安亨城,离阿姆斯特丹一百公里	143
金翅雀	146
童年时代的星夜	146
一致	148
自由	148
写过的东西	148
树林与散文	149
草原	150
才能与荣誉	155
在原始森林里	156
熊的故事	162
早晨	164
两次大雷雨	165
猎人和渔夫	168
克拉拉	170
往事	179
一瞬中的一瞬	181
传播者	184
问题	186
诗歌	190
内心的闪光	193
这个法官的名字是真理	196
小说中的主人公	202
我这一代人	209

斯大林格勒	· · · · ·	· 215
珍品的保存者	· · · · ·	· 224
记忆	· · · · ·	· 230
书籍	· · · · ·	· 234

作 者 的 话

……任何一本书的写作，都是在落笔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许多年以前，我就已经构思要写这样一本书，它不是中篇小说，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编年史，而是形形色色人类生活的汇集。在这些人类生活中撷取出这样一些瞬间，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概括、强化人们的各种感觉，使他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只要把下列几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极端的精炼、热烈的情绪、明晰的情节，而更主要的是把表现于两三百页短小篇幅之内的思想和感情统一起来。

的。在《说文解字》中，「文」字被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即指交错、交叉的图形。而「字」字则被解释为「用字者，从文从子」，即指在「文」的基础上加上「子」，表示对「文」的进一步解释或引申。这种对「文」和「字」的解释，反映了古人对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在《说文解字》中，「文」字被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即指交错、交叉的图形。而「字」字则被解释为「用字者，从文从子」，即指在「文」的基础上加上「子」，表示对「文」的进一步解释或引申。这种对「文」和「字」的解释，反映了古人对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认识。



期 待

我躺在淡蓝色的灯光下，久久不能入睡。火车在冬季昏暗的北方密林中晃动着，奔驰着，车轮在脚下单调地发出尖叫声，床铺象是被人紧拉着似的，不停地左右摇摆，在略带寒意的两个床铺的包厢里，我是那样忧郁、孤独，我不断地催促着狂奔的火车：快！快回家吧！

突然，我感到吃惊：啊，过去，我也是常常这样，为期待着某一天的来临，糊涂地计算着日子，不断地催促着，急不可耐地消磨着时间！我期待着什么？我急着到哪里去？真是奇怪：在早已逝去的青年时代，我从来不可惜、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仿佛前面有着无限的幸福，而眼前的人世间的生活，每一天都过得那样缓慢，那样不真实——有的只是个别短暂的欢乐，而剩下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些间隙，是毫无价值的里程，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的奔波。

童年时，我发狂似地催促着时间，期待着父亲应许的在新年前给我买铅笔刀的那一天，我还急不可耐地催促着那漫长的日日夜夜，为的是希望能快些看到她，手提小皮包，身穿轻纱裙，脚穿白短袜，稳稳地踏着人行道的石板走过我家门前。我期待着那一刻，看她走过我身边。我脸色苍白，面

带小恋人所常有的那种鄙夷的微笑，欣赏着她那傲气十足的翘鼻子和微带雀斑的脸，然后，满怀同样的神秘的爱恋之情久久地凝视着她那两条小辫在她那挺得笔直的背上晃动着，目送着她的离去。那时候，对我来说，除了这短短的几分钟的见面之外，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正如在青春时代，对我来说，也不存在现实生活——除了那令人陶醉的拥抱时的欢乐时刻：我俩站在过道里的暖气旁，我感觉到她体内发出来的温暖，她那潮润的皓齿和由于不知满足的亲吻而微微胀起的柔软的双唇。我俩是那样年轻、健壮、难舍难分，由于不能尽兴的陶醉而感到一种甜蜜的折磨和极端的疲惫：她的膝盖紧靠着我的膝盖，我们站在楼梯平台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与人世隔绝，处在爱恋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却不敢越过它——无知的纯真和羞怯心约束着我们。

窗外曙色将临，地球和星辰的转动、日常的自然规律正在消逝。莫斯科河南岸，在那寂静而晨曦微现的小巷内冬雪已停——尽管它曾经纷纷扬扬，似乎要将这白银般的宇宙间的路面铺满。生命本身不存在了，也没有了死亡，因为我们不再想到生，也不再想到死，我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支配——我们正在建造、在创作一种特别神秘的、重要的、真实的世界，其中诞生着另一种生和另一种死，它们不是二十世纪的时间所能衡量的。我们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地球上原始一瞬间的幸福渊源，那时没有纯理性主义的顾虑；回到了原始之爱的一瞬间，它促使男人对女人产生爱情，并且向他们揭示出人生不朽的信念。

很久以后我才懂得，男人对女人的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性行为，他们两人都觉得自己是至圣的上帝，人世上的爱情使得人们不是成为征服者，而是成为手无寸铁的主宰者，并屈从于大自然的无所不在的善良之下。

没有，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为了在那过道里的暖气旁、在那昏暗的灯光下和她幽会，为了享受她的吻和她的呼吸，我是否愿意少活几年？我会非常高兴地回答：是的，我心甘情愿！……

我有时想到，战争也象是漫长的期待，是告别欢乐的无尽的痛苦时日，也就是说，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被远远地抛在爱的乐园之外，而在前面，透过烛天的火光、弥漫的硝烟，希望在向我们召唤，那是对轻松的向往，是对在幽林中、河岸上的那间温暖、幽静的小屋的思念，在那里还应重温那未曾终了的过去，去迎接不可预测的未来。耐心的期待延长了我们在弹痕累累的土地上生活的岁月，同时，使我们的心灵不受徘徊于战壕上的死神的威胁。

我还记得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成功和那传递我盼望已久的这次成功喜讯的电话铃声。谈话后我扔掉话筒（屋里没有别人），怀着幸福的激情压低声音呼喊了一声：“见鬼！终于盼到啦！”于是我半疯半傻地象头羔羊一样，在电话旁一跃而起，接着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两手抚胸，自言自语。这时如果有人从旁看见我，他一定会以为我是一个疯孩子。可是我并没有疯，我不过是面临命运最重要的关键时刻而已。

还要再等待不只一个月，那成功的欢乐的顶点，那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才会到来，我才会感到完全满足，感到“我”本身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如果有人又来问我，为了立即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为了缩短时间，我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我情愿缩短活在世间的岁月……”

我难道在以往的任何时候，发觉过流逝的光阴有如闪电般神速？

只是现在，当度过了美好年华，跨入了人生的中界线和成熟期的门坎之后，我才不再感觉到以往那样强烈的狂喜。我再也不愿意为了迫不及待地实现某种愿望，或为了一瞬间的成就而拿出生命的一个小时了。

为什么？因为我老了？疲惫了？或是感到厌倦了吗？

都不是，只是我现在才懂得，一个人之所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因为他在从出生到最终消隐于永恒里的这段经历中，每天都在人世间的生活中不断克服不可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从中体验到欢乐。并且我很晚才意识到：由于要期待某个目的而去催促和消磨日子，这是多么无意义啊；而我们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生命，它的每一瞬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

不过，我究竟在期待什么呢？……